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韋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錄監生臣朱一鳴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

請豫備倉儲疏　永樂九年

楊溥

臣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于甚艱難者蓋豫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豫備之政

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為心凡有豫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于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儲貯其中又于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

數斂散皆有定規又于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塘
併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
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
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為具文是以一遇水旱
饑荒民無所頼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即如去冬今春畿
内郡縣艱難可見况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
者穀既全無倉亦無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却
妄捏作死絶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瞞官府其

原開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戶侵占以為私已池塘養魚及陻塞為私田耕種者此弊南方為甚雖閒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瀕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渰沒田禾又閘壩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為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繫甚切伏望聖仁特命該部行移各布政司按察司直隸

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候後年豐熟舉行
其現今豐熟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舊制凡倉穀陂
塘隄岸竝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即于農閒時月修
理穀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侵欺者根究明白悉令
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搪塞若有侵
盜證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準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
有司仍將舊有賠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
凡有損壞悉于農閒用人修理有强占陂塘私用者即

令退還犯在赦前亦免其罪不退還者亦凖土豪及盜
官物論罪其退還陂塘及圩岸閘壩應修去處亦令有
司開奏以次用工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布
政司府州縣除近被災傷去處外凡秋成豐稔之處令
府州縣官于現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
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皇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
郡縣官攷覈給由令開報境內四倉儲粟及任內修築
陂塘隄岸實數吏部仍行該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

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竝要取勘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隄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迹歲終奏聞以憑查攷如有仍前欺蔽怠事者亦具奏罪之若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正官參劾奏聞庶幾官有實績荒歲人民不致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祖宗恤民良法不為小人所壞臣愚見如此未敢擅便乞命部院大臣會議可否施行　疏入帝從之

三殿災請修時政疏 永樂十九年

鄒緝

臣惟陛下肇建北京焦勞聖慮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冗官蠶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作猶且征求無藝至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為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他所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既遣官

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蓋緣工匠多泒牟利而不顧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呌號倉皇暴露莫知所適遷移甫定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徙不得息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月踰時工猶未及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汚吏徧布内外剝削及于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即是其人養活之計

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恐不及間有廉彊自守不事干媚者輒肆讒毀動得罪譴無以自明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聚集僧道萬餘人日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至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及使就役乃驕傲橫恣閑遊往來此皆奸危

之人懼還原伍假此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也朝廷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内官買馬外蕃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一二馬至雖多類皆駑下責民牧養騷擾殊甚及至死傷輒令賠補馬戶貧困更鬻妻子此尤害之大者漢北降人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不知來者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甘去鄉土宜于來朝之後遣歸本國不必留為後日子孫患至宮觀禱祠之事有國者所當深戒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以

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凡此數事皆下失民心上違天
意怨讟之興實由于此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羣臣發號
令古所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
已大布恩澤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上
天譴怒前有監生生員以單丁告乞侍親因而獲罪遣
戍者此實有虧治體近者大赦法司執滯常條當赦者
尚復拘繫並乞重加湔洗蠲除租賦一切勿征有司百
官全其廩祿拔簡賢才申行薦舉官吏貪贓蠹政者最

其罪而罷黜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所以保安宗社為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基莫有大于此者矣且國家所恃以久長者惟天命人心而天命常視人心為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于無為毋聽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于後也 疏入帝不納

上仁宗奏疏 洪熙元年　　李時勉

臣聞言之逆耳者非聖君不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

不能言然必上有仁聖之君斯下尤有忠直之臣伏思三代以上莫盛于帝堯而伯益猶以怠荒淫逸為規三代以下莫盛于太宗而魏徵猶以十漸不終為戒今聖人在上日月之明天地之量知周萬物而求賢常恐不及憂及困窮而從諫有如轉圜是有納言之君又遇可言之時愚臣豈敢緘默而不吐露心腹也哉然臣之所欲言者惟願陛下節民力謹嗜欲勤政事務正學伏惟陛下新登寶位渙發德音大赦天下首命京官舉薦賢

才恩澤所加遠近無間羣臣鼓舞于朝萬物條暢于野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也亡何即位未幾土木遽興雖茅茨土階非今日之所宜而峻宇雕牆亦前聖之所戒昔漢文帝作露臺召匠計之值百金帝曰中人十家之産也何以臺為以文帝之富貫朽粟陳于百金之費猶且惜之陛下何不惜百金之費而欲撤成功而更新乎唐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内卑隘請營一閣以居帝憚勞民竟不許以太宗之治斗米三四錢

于一闕之費尚慮擾民陛下何不惜民力而取材于遠方乎矧宮殿創乎太祖高皇帝法規模素渾堅傳之萬世可無震凌太宗文皇帝既任其勞于先陛下當守其成于後雖當改者猶且不忍于三年未可改者不宜速更于三月矧天下之民仰望太平正宜與之休息今又重勞民力闈內官催木疾如風火郡縣被其折辱小民被其箠楚公私繁擾所至騷然苟民力既殫而或繼以饑饉則臣恐陛下之赤子無復如前日矣臣之所願節

民力者此也經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于庶人一也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乃天下之孝也太甲居憂處仁遷義故成湯之業賴以不墜高宗諒陰三年而恭默思道故中興之功卒能有成斬焉衰絰之中正以禮導民之日也側聞内官遠自建寧選取侍女使百姓為之驚疑衆心為之惶惑若曰天子之宫古有常制則大孝尚未終左右侍御不可無人則正宫尚未册恐乖風化之原有沮維新之望況始者終之漸也小

者大之萌也涓涓之水不先隄防則流必至于潰川星星之火匪豫撲滅則勢必至于燎原豈可不防微杜漸而慎終于始乎臣之所願謹嗜欲者此也自古人君莫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書曰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此文王之所以勤政也雞既鳴矣朝既盈矣此齊君之所以早朝也太祖高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未嘗見日而臨百官今或東方既曙鐘鼓既聞旭日已旦朝儀方肅似非古人庭燎待賢之意也若謂天下大安可以優

游于庶政則飛蝗蔽天民食寡乏誠戰兢惕厲之日也夫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猶恐禍生于所忽尚何容一息之或怠哉臣之所願勤政事者此也仲虺告成湯曰能自得師者王傅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是在昔人君未嘗不學也然帝王之學豈效尋章摘句也哉程子曰大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自然氣象變化德器成就臣願陛下于萬幾之餘進一二儒臣以侍左右以備顧問或求帝王經世之

要古人治亂之由參究天人之藴察知稼穡之難俾涵養既深本心既正則惟精惟一逸樂無益之事無自而萌芽矣遵義遵道佛老異端之說無自而眩惑矣臣之所願務正學者此也臣荷國厚恩備員耳目久欲有言恐犯天威是以思之累日不敢驟進然犬馬思効之誠當不辭直言之罪已往者雖不可追而方來者尤當謹慎陛下詳審而思之擇善而從之追大禹之克勤顧成湯之不吝敦崇節儉與民休息躬行仁義慎始慮終則

太平之基將與天下共悠久矣臣愚怳戇昧罪當萬死伏望陛下矜其愚衷寛其斧鉞使來者盡其言則天下不勝幸甚　疏入帝怒甚召至便殿對不屈命武士撲以金瓜脇折者三曳出幾死

陳八事疏宣德元年　　范濟

宣宗即位范濟詣闕言八事一曰楮幣之法昉于漢唐元造元統交鈔後又造中統鈔久而物重鈔輕公私俱敝乃造至元鈔與中統鈔兼行子母相權新陳通用又

令民間以昏鈔赴平準庫中統鈔五貫得換至元鈔一貫又其法日造萬錠共計官吏俸稍內府供用若干天下正税雜課若干斂發有方周流不滯以故久而通行太祖皇帝造大明寶鈔以鈔一貫當白金一兩民歡趨之迄今五十餘年其法稍獘亦由物重鈔輕所致願陛下因時變通重造寶鈔一準洪武初制使新舊兼行取元時所造之數而增損之審國家度支之數而權衡之俾鈔少而物多鈔重而物輕嚴偽造之條開倒換之法

推陳出新無耗無阻則鈔法流通永永無弊二曰備邊之道守險為要若朔州大同開平宣府大寧乃京師之藩垣邊徼之門戶土可耕城可守宜盛兵防禦廣開屯田修治城堡謹烽火明斥候毋貪小利毋輕遠求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俟其備而擊之得利則止毋窮追深入此守邊大要也三曰兵不在多在于堪戰比者多發為事官吏人民充軍塞上非白面書生則老弱病廢遇有征行有力者得免貧弱者備數器械不完糗糧不具望

風般栗安能效死今宜選其壯勇勤加訓練餘但令乘城擊柝趨走牙門庶幾各得其用四曰民病莫甚于勾軍衛所差官至六七員百戶差軍旗亦二三人皆有力交結及畏避征調之徒重賄得遣既至州縣擅作威福迫脅里甲恣為奸私無丁之家誅求不已有丁之戶詐稱死亡託故留滯久而不還及還則以所得財物徧賄官吏朦朧具覆究其所取之丁十不得一欲軍無缺伍難矣自今軍士有故令各衛報都督府及兵部府部諜

布政按察司令府州縣準籍貫姓名勾取送衛則差人騷擾之弊自絶五曰洪武中令軍士七分屯田三分守城最為善策比者調度日繁興造日廣虛有屯種之名田多荒蕪兼養馬採草伐薪燒炭雜役旁午兵力焉得不疲農業焉得不廢願敕邊將課卒墾荒限以頃畝官給牛種稽其勤惰明賞罰以示勸懲則塞下田可盡墾轉餉益紓諸邊富實計無便于此者六曰學校者風化之源人材所自出貴明體適用非徒校文藝而已也洪

武中妙選師儒教養甚備人材彬彬可觀邇來士習委靡立志不宏執節不固平居無剛方正大之氣安望其立朝為名公卿哉宜選良士為郡縣學官擇民間子弟性行端謹者為生徒訓以經史勉以節行俟其有成貢于國學磨礱砥礪使其氣充志定卓然成材然後舉而用之以任天下國家事無難矣七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漢高祖解平城之圍未聞蕭曹勸以復讐唐太宗禦突厥于便橋未聞房杜勸以報怨古英君良

相不欲疲民力以誇武功計慮遠矣洪武初年嘗赫然
命將欲清沙漠既以餽運不繼旋即班師遂撤東勝衛
于大同塞山西陽武谷口選將練兵扼險以待內修政
教外嚴邊備廣屯田興學校罪貪吏徙頑民不數年間
多爾濟巴勒獻女巴延特穆爾咢爾布哈等相繼擒獲
納克楚亦降此專務內治不勤遠略之明效也伏望遠
鑒漢唐近法太祖毋以窮兵黷武為快毋以犁庭掃穴
為功棄捐不毛之地休養冠帶之民俾竭力于田桑盡

心于庠序邊塞絶傷痍之苦閭里絶呻吟之聲將無倖功士無夭閼遠人自服荒外自歸國祚靈長于萬年矣

八曰官不在衆在乎得人國家承大亂後因時損益以府爲州以州爲縣繼又裁併小縣之糧不及俸者量民數以設官民多者縣設丞簿少者知縣典史而已其時官無廢事民不愁勞今藩臬二司及府州縣官視洪武中再倍政愈不理民愈不寧奸弊叢生詐僞滋起甚有官不能聽斷吏不諳文移乃容留書寫之人在官影射

賄賂公行獄訟淹滯皆官冗吏濫所致也望斷自宸衷凡內外官吏並依洪武中員額冗濫者悉汰則天工無曠庶績咸熙而天下大治矣　疏入帝曰所言甚有學識多契朕心當察其素履以聞

邊方事宜疏　正統六年　劉球

臣聞帝王之馭四裔必宥其小而防其大所以適緩急之宜為天下久安計也周伐崇不克退修德教以待其降至于玁狁則命南仲城朔方以備之漢征南越不利

即罷兵賜書通好至于匈奴雖已和親猶募民徙居塞

下入粟實邊復命魏尚守雲中拒之今麓川殘寇思任

發素本羈屬以邊將失馭致勤大兵雖渠魁未殲亦多

戮羣醜為誅為舍無繫輕重璽書原其罪釁使得自新

甚盛德也邊將不達聖意復議大舉欲屯十二萬衆于

雲南以趣其降不降則攻之不慮王師不可輕出蠻性

不可驟訓地險不可用衆客兵不可久淹況南方水旱

相仍軍民交困若復動衆紛擾為憂臣竊謂宜緩天誅

如周漢之于崇越也至衛拉特終為邊患及其未即騷動正宜以時防禦迺欲移甘肅守將以事南征猝然有警以何為禦臣竊以為宜慎防遏如周漢之于玁狁匈奴也伏望陛下罷大舉之議推選智謀將帥輔以才識大臣量調官軍分屯金齒諸要害結木邦諸蠻以為援乘間進攻因便撫諭寇自可服至于西北障塞當敕邊臣巡視濬築溝垣增繕城堡勤訓練嚴守望以防不虞有備無患之道也 疏入帝命下兵部謂南征已有成

命不用球言

元儒吳澄從祀議 正統八年 楊士奇

臣士奇等欽遵欽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讀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葢澄自十歲得宋儒朱子所註大學讀之即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于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修消人欲長天理克已悔過矯輕警惰顏冉理一等銘其教

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攷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脩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啟大道之堂奥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于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葢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識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

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没皆諡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于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頹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葢澄問學之功朱子以來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廷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國家之盛典謹具奏聞

議奏帝從之

敷陳十事疏 正統八年　　劉球

臣聞古聖王不作無益故心正而天不違之臣願皇上勤御經筵數進儒臣講求至道務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正而天心自順夫政由己出則權不下移太祖太宗日視二朝時召大臣于便殿裁決庶政權總歸于上皇上臨御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成規復親決政事使權歸于一古之擇大臣者必詢諸左右大夫國

人及其有犯雖至大辟亦不加刑第賜之死今用大臣
未嘗皆出公論及有小失輒桎梏箠楚之然未幾時又
復其職甚非所以待大臣也自今擇任大臣宜允愜衆
論小犯則置之果不可容下法司定罪使自為計勿輒
拘繫庶不乖共天職之意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
清慎習禮之臣然後可交神明今卿貳皆缺宜選擇儒
臣使領其職古者省方巡狩所以察吏得失問民疾苦
兩漢唐宋盛時數遣使巡行郡縣洪永間亦嘗行之今

久不舉故吏多貪虐民不聊生而軍衛尤甚宜擇公明
廉幹之臣分行天下古人君不親刑獄必付理官蓋恐
徇喜怒而有所輕重也邇法司所上獄多奉勅增減輕
重法司不能執奏及訊他囚又觀望以為輕重民用多
冤宜使各舉其職至運磚輸米諸例均非古法尤宜罷
之春秋營築悉書戒勞民也京師興作五六年矣曰不
煩民而役軍軍獨非國家赤子乎況營作多完宜罷工
以蘇其力各處水旱有司既不振救請減租稅或亦徒

事虛文宜令戸部以時振濟量加減免使不致失業麓川連年用兵死者十七八軍貲爵賞不可勝計今又遣蔣貴遠征緬甸責獻思任發果擒以歸不過梟諸通衢而已緬將挾以為功必求與木邦共分其地不與則致怨與之則兩蠻坐大是滅一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蹉跎兵事無已臣見皇上每錄重囚多宥令從軍仁心若此今欲生得一失地之竄寇而驅數萬無罪之衆以就死地豈不有乖于好生之仁哉況思機發已嘗遣人來

貢非無悔過乞免之意若敕緬斬任發首來獻仍敕思機發盡削四境之地方于各寨新附之蠻則一方可寧矣迤北貢使日增包藏禍心誠為難測宜分遣給事御史閱視京邊官軍及時訓練勿使借工各廠服役私家公武舉之選以求良將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公鹽法以厚儲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矣　疏入

帝命下廷議言球所奏惟擇太常官宜從

劾朱勇等疏 正統十年

葉盛

臣聞失律喪師難逭滔天之罪陷君辱國當加赤族之

刑憲典甚明人心共憤竊照總兵官太保成國公朱勇

鎮遠侯顧興祖修武伯沈榮等俱以庸輩幸際明時平

居不義不仁惟務剥削軍事臨事無謀無勇遂致玷辱

朝廷邇者額森侵犯邊境至尊為奸臣之所惑擐甲冑

以親征朱勇等職典軍機手握兵符自合運籌畫策著

勲績于疆場獻勇效勞靖兵鋒于邊境庶幾少竭涓埃

之報以酬天地之恩奈何各官棄甲曳兵畏怯威于小

冠望風承旨尚受制于奸臣凡事依阿專守諂諛之故態六師淆亂全無紀律之可觀遂使幕庭詫僥倖之功鑾輿成孤注之失臣民鳌粉師旅創殘臣竊惟朱勇等總兵戎既無決勝之功臨國難又無致死之節含垢忍恥尚甘食息以偷生遁跡潛形不詣闕廷而待罪古今大惡何以加焉人臣不忠莫甚于此食其肉不足以慰四海臣民之心磔其屍不足以紓三陵祖宗之憤夫交阯外邦小國非有萬乘之尊天下之大也當時征伐失

利之臣先皇帝或誅其身或籍其家或削其爵況以朱勇等罪惡深重如此者哉伏望殿下恪遵祖訓大正邦刑換罪朱勇等寘之極典籍沒其家仍乞以臣所言奸臣王振誤國之由朱勇等敗事之實諭告天下然後訓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讎興師問罪以成安內攘外之績如此則大綱以正大義以明聖駕之旋軫可期邊服之敉寧可致矣　疏入郕王從之

建言疏　景泰元年　　劉定之

臣惟昔者晉懷愍宋徽欽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馴致播遷未有若今日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師奉上皇于漠北委以與寇者也晉宋遭禍亂棄故土偏安一隅尚能奮于既衰以禦方張之敵未有若今日額森乘勝直抵都城以我將吏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賊又不能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而自去者也國勢之弱雖非旦夕所能強豈可不思自強之術而力行之臣愚敢略陳所見近日京軍之戰但知堅壁持重而不能

用奇制勝至前敗而後不救左出而右不隨謂宜倣宋
吴玠吴璘三疊陣法互相倚恃迭為救護至鐵騎衝突
必資刀斧以制之郭子儀破安禄山八萬騎用千人執
長刀如牆而進韓世忠破金軍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
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是刀斧揮霍便捷優于火槍也
紫荆居庸二關名為關塞實則坦途今宜增兵士繕亭
障塞蹊隧陸則縱横掘塹名曰地網水則瀦泉令深名
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鄉勇以助官軍

此皆古所嘗為已有明效往者奉使之臣充以譯人招

疊啟戎職此之故今宜擇內蘊忠悃外工專對若陸賈

富弼其人者使備正介之選庶不失辭辱國臣于上皇

朝已徙漠北降人智謀短淺未蒙採納比者此輩乘國

釁奔歸故土寇掠畿甸者屢見告矣宜乘大兵聚集時

遷之南方使與中國兵民相錯雜以牽制而變化之且

可省俸給減漕輓其事甚便天下農出粟女出布以養

兵也兵受粟于倉受布于庫以衛國也向者兵士受粟

布于公門務月錢于私室于是手不習擊刺之法足不習進退之宜第轉貨為商執技為工而以工商所得補納月錢民之膏血兵之氣力皆變為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羊拒狼幾何其不敗也今宜痛革其弊一新簡練之政將帥踵舊習者誅毋赦如是而兵威不振者未之有也守令朘民猶將帥之剝兵也宜嚴糾攷慎黜陟犯贓者舉主預其罰然後貪墨者寡薦舉者慎民安而邦本固矣古販繒屠狗之夫俱足助成帝業

今于謙楊善亦非出自將門然將能知將宜令各舉所知不限門閥公卿侍從亦令舉勇力智謀之士以備將材庶搜羅既廣禦侮有人昔者漢圖恢復所恃者諸葛亮南宋禦金所恃者張浚彼皆忠義夙著功業久立及街亭一敗亮辭丞相符離失事浚解都督何則賞罰明則將士奮也昨德勝門下之戰未聞摧陷強寇但迭為勝負互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乃石亨則自伯進侯于謙則自二品遷一品天下未聞其功但見其賞

豈不急忠臣義士之心乎可令仍循舊職勿躐新階他日勛名著而爵賞加正未為晚夫既與不忍奪者姑息之政既進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也向者御史建白欲令大臣入內議政疏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威權親決機務政事早朝未決者日御便殿使大臣敷奏言官察其邪正而糾劾之史官直書簡冊以示懲勸此前代故事祖宗成法也願陛下遵而行之若僅封章入奏中旨

外傳恐偏聽獨任致生奸亂欲治化之成難矣人主之德欲其明如日月以察直枉仁如天地以覆羣生勇如雷霆以收威柄故司馬光之告君以仁明武為言即中庸所謂智仁勇也智仁勇非學而能之哉夫經莫要于尚書春秋史莫正于通鑑綱目陛下留心垂覽其于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于馭內臣也既知有呂强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宏志之惡于馭廷臣也既知有蕭曹房

杜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如是則于智仁勇之德豈不大有助哉苟徒如嚮者儒臣進講誦述其善諱避其惡是猶恐道路之有陷穽閉目而過之其不至于寘行顛仆者幾何今天下雖遭大創尚如金甌之未缺誠能本聖學以見之政治臣見國勢可強讎恥可雪兄弟之恩可全祖宗之制可復亦何憚而不為之　疏入帝從之

覆楊寧陳邊計疏議 景泰元年

于謙

臣等查得獨石龍門長安嶺等處俱係萬全都司所屬緊關城池去年敵衆深入俱各捐棄失守茲當聲息稍寧可以措置雖經具奏令總兵等官朱謙等修設整理誠恐各官遷延有妨邊備已經節次議擬奏准令都督僉事董斌提督前項衛所官軍修理城池防護糧儲等項及昌平侯楊洪原留在京開平龍門等衛官軍三千員名并其餘俱係口外衛分在京報効等項官軍俱令都指揮楊能盡數領回原衛所操守近該董斌題稱獨

石馬營雲州鵰鶚長安嶺等處城池委係外控敵境內庇宣府懷來一帶若獨石馬營等處城內嚴固則腹裏衛所自然無虞今議將前項城池重復修飭整設屯營誠安邊禦侮長策合設都指揮一員在彼分守地方請降敕書并給符驗及將獨石等處衛所官軍男婦人等俱要聽伊鈐束督發原處以實空虛之城並將萬全都司帶俸都指揮推選有謀有勇之人分派獨石馬營李家莊鵰鶚龍門等城專一守備操練聽伊調遣等因具

題抄出本部又經逐一依擬奏准通行去後今尚書楊寧奏要將獨石龍門等處候有餘力然後議及一節臣等竊詳各處土地城池俱係祖宗經營創建其獨石龍門一帶正係極臨敵境緊要去處外為邊境之藩籬内為京師之屏蔽去年敵人糾衆入犯守臣慮恐勢孤援寡因而捐棄失守至今清議不容今額森等已來請和邊報不甚緊急所宜興滯補敝修設故疆以為久遠之計以圖復讎之舉况前項城堡已命董斌提督並原守

各城軍馬俱已發回即日正在營置之際彼處鎮守總兵等官並不曾奏難以修復緣由豈可自餒自畫輕易擲棄且我退一尺則彼進一尺我失一寸則彼得一寸得失進退之機安危治亂所係就使干戈擾攘之日尚當固守封疆況平居無事之時不宜自蹙土地兼且守備各城自用原有軍馬而非那移他處官軍今以理勢論之必當修復整理合無通行請敕宣府總兵參將鎮守參贊巡撫官員撫寧伯朱謙右都督紀廣內官柏玉

侍郎劉璉僉都御史任寧都督僉事董斌等將獨石馬營赤城雲州李家莊鵰鶚龍門長安嶺等處一帶邊務查照本部節次議奏事理會同計議區處勘酌人情之勞逸相看地形之夷險先其急而後其緩舉其大而畧其小果係緊關去處上緊修復不係緊關去處從容修理其各城合用都指揮務在推選至公俾邊城守備得人而糧儲防護有法不許各持已見怠忽因循自餒其志廢弛兵備若因此失誤事機必治以重罪不恕其奏

永寧懷來宣府直抵大同當益兵將固守緣永寧懷來已有都指揮同知楊信萬全右衛已有都指揮僉事江福提督宣府已有總兵官撫寧伯朱謙參將右都督紀廣大同已有總兵官定襄伯郭登參將都指揮潘興東路已有參將右都督方善西路已有參將都督同知許貴宣府大同所屬前項城除總兵參將及把總提督守備官軍外又有都指揮或一二員或三四員守城管操而所在衛所官軍止勾固守別無相應官軍可以增添

其奏有功官軍陞賞以信如有似前棄城不守率衆在逃無分貴賤親疎必殺不宥其有斬首少而報功多及妄報殺敗敵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其功皆不必錄軍勝陣亡官軍與軍敗失陷者陞賞亦須節減一節臣竊惟兵之勝負固係乎賞罰而賞罰運用必在乎嚴明近年以來因南北寇戎紛擾所在用兵撫捕其有功官軍中間若有不明者本部議擬行令所在提督參贊軍務等項都御史及監察御史等官重復體勘明白方纔定

奪陞賞而總兵參佐等官若有失機誤事亦往往覆奏降黜如向者所陞德勝等門紫荆等關及大同宣府官軍俱係殺敗敵衆保全城池有功人數該總兵等官造冊奏要陞賞節行駁勘明白若不照例陞用何以激勸人心其有退縮覆潰如陽和口及土木等處官軍雖已死于鋒鏑未嘗陞用一人況兵家之事以決勝敗敵為全功不以斬首多寡為勲績若止以斬首多寡定為陞賞崇卑則人皆顧戀首級未免為敵所制今稱有妄報

殺敗敵衆斬獲首級希求陞賞緣無指實無憑查攷合
無通行各處總兵鎮守叅贊等項文武大臣今後若是
奏報殺敵有功官軍務要體勘明白要見何人奮勇當
先為首何人協力跟隨為從何人生擒巨敵何人斬獲
首級從實開奏以憑定奪不許徇私泛濫將無功之人
一槩冒請陞授以致賞罰不明士氣消沮如違一體治
罪及奏沿邊遇有聲息務將人畜收入城堡固守俟敵
師老氣惰然後擊之如彼越關内侵則内外合兵令其

腹背受敵等情俱係用兵常法亦係現行事例別無定
奪緣節該欽依看計議來說事理具題 議奏得旨是
獨石龍門一帶乃宣大藩籬若棄城不守則宣府必孤
京師何以禦敵寫敕與朱謙董斌等上緊修城不許因
循誤事

劾許貴請講和疏 景泰元年 于謙

臣竊詳北敵頹森既侵邊境復犯京畿拘留上皇震驚
陵廟其為仇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

秋冬之間正敵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都指揮李鐸指揮岳謙等齎執金繒往使賄賂纔入于穹廬敵騎已至于關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敵營不見上皇鑾輿而還敵衆知我戰守有備尋皆望風遁去朝廷灼見敵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絶使不通往還惟敕邊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奏和議之説臣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彼有不共戴天之讎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之

有所不可和也人北敵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敵强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沮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三十萬兩足迫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不得不降尊號其為含垢忍恥屈已從和固

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鋭敵若來侵則相機而勦殺敵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復有大舉入邊之謀則我兵操練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當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恥必不出敵人之下其或皇天厭亂列聖有靈敵人自知數入不利變惡為善遣使入貢則示以善善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拘絶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

彼以弱而啟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

而臣愚見至于如此及照許貴叨居重任保障邊方不

能鋭意滅敵卻乃倡為和議畏縮之跡既明忠義之心

何在合將本官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來緣係陳

言事理又係備邊將官合無姑記其罪差人馳驛齎文

切責許貴令其整飭邊務操練軍馬作興士氣固守地

方必期滅敵以贖前罪仍通差人齎文前去遼東宣府

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白羊紫荆倒馬等關

口總兵總守等項內外官員令其整飭人馬固守地方如遇敵人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得聽信哄誘因而失誤機務仍通行在京五軍三千神機等營總督總兵等官嚴加訓練官軍諭以忠義大節使之感激思奮以圖成功不許苟且因循致誤大計緣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疏入帝從之

審察敵情疏景泰元年

葉盛

臣竊惟遍者衛拉特額森僥倖土木之戰驕氣盈溢自

以其鋒為不可當遏脅其主托克托布哈擁我太上皇帝悉衆而來南北分道一從紫金關一從鼇峪關排闥直入肆無忌憚我師臨城拒守特秉義威討罪之義尚未大彰而額森不約請和無故自屈勤惓懇切至于再三請奉我上皇還宫皇上待以不欺遣使迎復此誠天意悔禍陰誘其衷莫大之幸也然臣闇劣竊以為額森奸險狡譎至難測料今此舉有二説焉其一曰怯其一曰示怯此間額森之來姧細如李讓喜寧輩誘之曰中

國一遭土木之潰士馬耗矣人心去矣大物可唾手得
也而今所聞見士馬尚如此其富也人心尚如此其固
也孤軍深入且疑且懼故爾陽回善意送駕回京多索
犒賚貪得金帛意在復歸巢穴徐圖再舉此其怯也不
然額森之計必以為中國人心不過以迎復上皇為急
上皇既歸人心必懈且我力請和好彼必以我為怯而
不我虞假託結好之名潛蓄跳梁之志緩我戰守之具
誤我將士之謀乘弊而發大縱剽掠通州而南援絕水

陸此則示怯而實不怯也今日之計怯固可擊示怯亦擊使其怯而縱其歸苟安則可矣如後患何因其示怯乃遂信之而不疑置之而不問臣恐禍患之來秖在目前不待久也昔者金人侵宋种師道奏俟困擊之李綱亦請縱歸擊之師道又奏臨河要擊之而當時主和議者不之聽以致釀成靖康之變追悔莫及前鑒昭然不可不慮伏望皇上以宗社軍國為心急敕總督總兵等官并各營大小頭目即須十分整辦軍馬趲運糧餉精

明紀律申嚴號令厚賞而重罰以和為虛以戰為事以進死為榮以退生為辱仍四散分差健卒晝夜多方哨探敵騎一或退動或擣其虛或襲其後或乘其斷絶或縱其半出運籌决勝務出萬全使沙漠肅清匹馬不返庶足為雪恥復讎之一快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臣不勝犬馬拳拳為國竭忠激切之至　疏入帝不納

賞功罰罪疏　景泰元年　　葉盛

臣竊惟衛拉特侵軼京師戒嚴神武奮揚尋見奔遁皇

上念機會之不可失敕命將吏乘其困而擊之廟算不遺成功可必矣臣愚昧竊念賞功罰罪治天下之要務況今日陳師鞠旅之時尤為切要者乎賞不徒賞有功者賞必厚罰不徒罰有罪者罰必嚴今日之賞罰既行他日之勸懲所係賞罰明信將見人人用命力于事功何雛不可復恥不可雪哉頃因德勝等門殺敵有功并陣亡官軍有司未暇取勘皇上趣其舉行賞罰之典且戒以勿遲指揮魏真臨陣逃回法司以其罪請皇上則

殺之不宥臣叨居侍從躬奉綸言知皇上信賞必罰之意即造化春生秋殺之心真大有為之君也臣竊詳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武清侯石亨都督僉事楊俊俱以軍功近蒙超擢然其間如都督孫鏜毛福壽都御史羅通等或運籌畫策或奮勇充敵俱有足稱非他人比又如守備白洋口通政使謝澤從容就死守備紫荊關都指揮韓青力戰而亡都督武興御史趙麟亦皆親冒矢石殁于王事良可矜憫其提督紫荊關都御史孫祥先差

守備按察使曹泰俱各棄城逃遁使關門無結草之固以致如馬出入自如戎履無人之境經今日久聲跡杳然身為大臣既不能捐生以赴難又不行詣闕以待罪不忠不道莫甚于此都御史段信明知紫荊關係該提督地方乃多方躲避不行前去整理及至敵人入關佯為不知具奏掩飾似此奸詐豈能盡忠錦衣衛指揮王虹御史吳中郭仲曦王晉職專巡視關隘因情怠惰以致關口不固軍守不嚴敵騎長驅尚不星馳奏報推原

情犯法所難容上項公罪伏乞聖明將都督等官孫鏜等照依給與誥命錄用其子優恤其家仍乞聖斷將都御史等官孫祥等挨拏赴京明正其罪以警將來則賞罰當而人心服法紀明而事功成矣　疏入帝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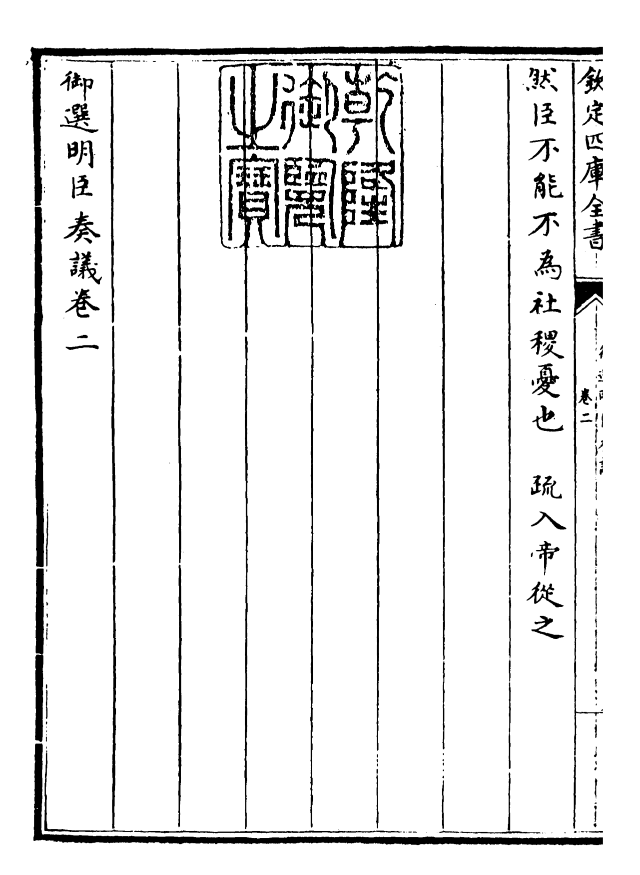
京畿民情疏　景泰元年　葉盛

臣聞京畿為天下根本必畿甸充實然後京師鞏固必京師鞏固而後天下又寧此理勢之必然者也方今順天等八府實為京畿要地比年以來蝗旱相仍斯民困

極加以去年戎馬牴闗驚疑之後民不聊生今又天久不雨禾麥不長臣近奉敕于河南等處公幹往還之際經過霸州等州永清等縣備見所在人民逃亡者衆道傍屋廬十空八九桑棗多被斫伐牛羊罕見成羣閭閻居民扶老攜幼或扒蜆以為食或拾草以為糧艱難百狀不忍言及況且各府差役較他處為尤甚有運送糧草者有赴上司築城挑壕者有當衢要水馬驛站者有朋合柴薪等項夫役者有迎送協送官船者牽遞官馬

者幇運官物者夫斯民艱難若此衣食尚且不充而差役又加繁重尚何顧戀而不逃乎比者雖寛恤之恩詔累頒然重困之民猝難甦息雖有撫民鎮守等官職專綏撫未見實效又聞臨清以南八府及山東等處流民大車小輛拖男挈女草行路宿流移而南者自驚疑以來至今未絶臣惟地方有限流移無窮若不加意甦息不無愈見逃亡非惟他處地不能容有干他慮實恐畿内空虛所係非小伏望皇上留意斯民特敕該部行移

各府鎮守撫臣嚴督官司里老人等十分用心招徠撫綏逃者必欲復業存者務令得所其大臣務須親歷鄉村慰安人心勿視虛文務臻實效然其原本又在于朝廷仍乞敕該部與廷臣集議將前項地方應有派辦差役如軍器年例物料及冊造夫役等項亦須量與斟酌不為常例或寬減分數或暫派南方待後事妥民安俱仍照舊仍查各府豫備倉糧有無多寡數目設法賑濟及給與牛種使得漸安生理則京畿安而天下皆安不



然臣不能不為社稷憂也　疏入帝從之

御選明臣奏議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高棫生
謄錄監生臣朱一鳴

御選明臣奏議卷三

請釋恩克特穆爾還北疏　景泰二年　于謙

臣竊惟中國之馭外夷固當振之以兵威尤當撫之以恩信所以折其強而結其心也今額森節次遣人朝貢其譎詐之謀雖未可知而和好之禮則未嘗有失今以使臣未回遣人探聽迎接其恩克特穆爾既不騎坐勒馬又不潛入邊城明說探接使臣別無奸細情節而守

墩官軍就將本人搶奪只貪一時之邀功不顧朝廷之大體而都督方善又不斟酌事情輒便輕信起解今訪得恩克特穆爾現行監問竊以為此特一俘囚爾殺之不足為武而或有以起釁舍之不為怯而或有益于事如蒙聖恩乞敕法司再行研審妥的止是探聽使臣消息別無其餘重情請敕令該府差人連恩克特穆爾齎送前去大同總兵官定襄伯郭登處收領撫令聽候邊上如有額森差來之人就彼交與領回仍諭額森以朝

廷忠厚撫待之意使知感激本部仍行都督方善並各
邊總兵鎮守等官今後各要整飭軍馬固守地方果有
敵人侵犯相機勦殺若外面遣人來邊打話止一二人
三五人別無奸細情由及遠探隨身再無跟隨掩襲人
馬就便撫令回還不許貪圖小利邀功生事以啟邊釁
以貽後患亦不許指此為由縱敵入境剽掠以誤邊務
緣係請敕及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　疏入帝從
之

劾郭亨等縱民壯脫逃疏 景泰二年　于　謙

臣竊詳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為將之方貴乎兵有其制前日大同陽和後口并土木等處我軍失利敵人肆志者皆由平日將帥庸懦號令不明假凝重寬厚之名以遂貪私苟安之計上下遠近習以成風致有此禍即自邊務孔殷敵情不測正當盡革宿弊豈宜仍蹈前非況前項民壯夏勝一等一百八十餘名自景泰元年四月間捏寫偽印批文逃回原籍該管坐營把總等官

朦朧隱下不行作逃被各原籍官司舉發解來本部奏送法司問罪及令該營總兵等官查明回奏方纔揑稱于本年二月間開逃遷延日久若非各逃原籍官司及本部具奏則各人終于賣放在家名數虛存行伍空缺朝廷何由而知兵備何由而肅及照奏內開稱民壯夏勝一等糧賞不曾關支行該戶部四川清吏司手本開查得前項民壯夏勝一等四十九名已于景泰元年四月分造冊關支糧米今卻妄行奏稱不曾關支顯是該

營把總等官指揮郭亨等比先通同作弊受財脫放冒關月糧侵欺分用懼怕有罪又行捏脫瞞官作弊情犯昭然今各營現在坐營把總管隊官員數多因見郭亨等賣放民壯盜關月糧全無忌憚互相效尤作弊官軍日見消耗兵政日益廢弛萬一失誤事機追悔何及再照武清侯石亨本無汗馬之大功謬膺朝廷之重寄惟知市恩而誣下不思申令以正人縱容該管把總等官作弊壞事及至本部奏奉欽依查勘又復延挨久不回

奏都督衛類屢次于教場呼喚郭亨等查究抗拒不服
却又私到石亨家送與公文本官輒又聽從首領官金
以惠並當該掾吏聽受郭亨等買囑通同隱下責政民
壯侵盜月糧實情捏稱失于揭查等詞石亨出名朦朧
奏准致令奸人得計兵政廢弛似此上下交通互相蒙
蔽若不通提問罪竊恐貽患方來合無行移石亨嚴加
戒飭本官并各營總兵等官今後務要竭忠盡誠修舉
戎政以副朝廷之委託以為下人之表率不許似前囘

上孤恩苟安日月及縱容下人受財壞事致令坐營把總等官將現操官軍縱容脫放如違一體治罪其把總官員數内杜山先因為事不即查理情罪頗輕合照節奉欽依且饒他這遭事理施行所據賣放民壯盜支月糧情重指揮郭亨吳能并石亨處通同作弊首領官金以惠及掾吏人等合提送法司明正其罪仍于郭亨名下追糧還官庶使人心警懼而法昭明武備克修而事無謬緣係整飭軍務參問軍職官事理具題　疏入帝

從之

劾衛穎等怠廢軍政疏　景泰二年　于謙

臣伏見該刑科等衙門劾奏都督同知衛穎等交通飲酒姦宿樂婦怠廢軍政等情欽蒙聖恩寬宥弗加罪責此誠天地生物之仁然臣竊惟衛穎等俱以凡才叨膺重任擢居都府分掌兵戎不能宣力而竭忠乃敢縱欲而敗度況終日飲酒為樂又復用錢買姦若非剝削害軍此物從何而得即日敵人雖已請和而邊報未甚寧

息舊恥未雪當君臣卧薪嘗膽之時大舉未圖宜將帥捐軀致命之日而衛潁等所為若此上辜朝廷之恩下失軍士之望惟騁一巳之嗜欲豈恤衆情之艱難曩者土木之潰大事幾危正由為將帥者平日貪淫敗度受財賣軍互相交通黨緣黨比戰鬬之事不習兵戎之政不修將帥互為仇讎上下自相矛盾以致臨敵無功望風尾解前日之覆轍未久而衛潁等又復效尤廉恥蕩然全無忌憚比者在營軍士逃者數多動以萬計安知

不為衛穎等賣放逼迫所致杜漸防微不可不慎且賞
從賤罰從貴此古今之通典而兵家之要術也今衛潁
等位重任隆而貪婪無度則下人何所取法而管軍者
何以為戒所據各人罪名已蒙聖恩寬宥而此等駔儈
之才終難任爪牙之寄合無將衛穎范廣陶瑾張義郭
英穆晟俱不許管理府衛事務及坐營領軍調往開平
獨石大同一帶操守殺敵以贖前罪庶使法令昭明而
餘人知懼恩義並行而戎政修舉矣為此具題　疏入

得旨衛額等饒他罪今後著改過自新再有犯必不赦

劾宫聚等疏 景泰二年

葉盛

臣照得宫聚等俱係朝廷將臣受邊方委託辜恩負國罪惡貫盈或畏縮退怯而失誤軍機或貪淫酷暴而累干邦憲原情論罪死有餘辜數内宫聚害軍殃民宿師玩寇括索金銀踞皿動以百千失陷軍民人口不下萬數激變蠻夷而貴州幾至于失守拘收婦女而土官亦被其征求結怨西南流毒未已我皇上明斷雖曲宥斬

罪仍降職令其立功王喜雖降所鎮撫尚令囚繫其宮
聚刑部追贓完結明正典刑此誠至明大斷正法度以
恪遵祖訓示操縱以收繫人心端在是矣今石亨等已
量復職熒惑天聽臣竊詳貪淫酷暴罪猶止于一身激
變失機禍將見于天下將臣之罪至此已極此而可容
尚何可罪使宮聚果稱驍勇尚無可用之理况其無謀
無勇人所共知王驥累次奏詞昭然具在再照國家多
事固急于用人恩威所臨尤嚴于賞罰威不可以徒行

必威行于一人而千萬人懼恩不可以濫加必恩加于一人而千萬人悅賞罰既明則人心無不服人無不服則號令必行事功易立戎醜不足平而治平之期可立致矣伏望皇上始終此明始終此斷將宮聚等各照先次該衙門奏奉欽依發落庶下有合乎公論上無累于聖明及照石亨楊洪等素擁重名叨膺大寄未聞有保民衛國之奇計而乃有黨邪舉濁之私心歸怨于人斂恩于己數內張軏先與宮聚同事竟亦均無成功副使

李睿等累次上言臣等各衙門亦嘗劾奏聖恩寛大尚緩刑誅今又同流合汚以類相聚輒敢朦朧會奏顯有朋比重情律以至公俱合拏問　疏入帝不納

禦寇安邊疏　景泰二年　葉盛

臣竊惟衛拉特陽託和好之名陰蓄憑陵之志是和好之説必不可恃而憑陵之患不可不防此理共知不待智者况今日瘡痍之痛甫定敉寧之效未臻苗蠻煽焰于西南猺獠弄兵于兩廣凡百汲汲有為惟恐緩不及

事若猶因循茍且則事尚未可知然今日當爲之事固多而莫若禦寇安邊之爲急也禦寇安邊固未易爲而爲之之要在求言以行之耳欽惟皇上爰自居輔繼登大寶以來體天法祖一志求言所頒詔諭不一而止以故芻蕘之微皆得自達茍有可稱即見嘉納但言者或緩急之不知或鉅細之雜陳奉行者或知之而未行或行之而未至是誠未足以隆修攘之業收廓清之功副皇上中興圖治汲汲皇皇求言納諫之盛心也臣生長

盛時叨聯侍近雖一得之愚亦嘗過蒙天聽而淺陋迂疎于事無補受恩思效言不逮心夙夜憂惶罔知所措竊復自謂天下大物也兵戎大事也民風土俗萬有不齊人情事體各有攸宜必非單詞一力所能料理維持者若非廣延衆論俯察輿情竊恐事迫臨期徒貽悔恨如蒙聖慈聽納愚言特降玉音除有詔書事理朝廷及軍民中事有未宜及興利除害等事許諸人直言無隱不拘外特令在京各衙門官員俱于今年十二月以裏

或各具奏章或合辭連署務盡所長開陳禦寇安邊奇謀上策如云若何可以摧強屈敵若何可以出奇制勝寇兵猝至何以應之求請無厭何以杜之士馬之操練未精者何故必用何法始精邊儲之供餉未足者何由必行何政始足某處地方要害防鎮之道何居某處關城頹廢修葺之方安在前日所稽之功罪孰為得失如何可以收人心今日所習之器械孰為優劣如何可以必全勝某人有某長可治軍旅而屈在下僚某人有某

短恐妨調用而過居高位孰可以為戰將孰可以為守
臣我行遷謫之中何人可以棄瑕錄用監軍守鎮之任
何人可以拔異超遷他若天下之大本當世之急務與
夫上干朝廷事關廊廟凡可以衛國保民可以濟時艱
裨軍政者悉聽罄竭以備采擇其間人品不同分量亦
異或止能區處一事或兼能識達衆事隨其所能俾得
自盡務須直陳實事毋徒虛飾繁文仍不許遲廻顧忌
及以位卑越職為辭而退有後言俟陸續封進羣言畢

集仍乞聖明于大臣元老平昔公清直諒良實忠純者及經筵内閣密邇老臣與兵部等該衙門特加宣召付之議擬令其勿事虚文勿應故事不論其人之崇卑惟觀其言之當否不必欲其同已而惟求得乎事機不必嫌其異已而惟求合乎情理言苟不當必隱之而貸其過言之果善必從之而見諸行萬懇聖斷親徹御覽重加諏難使之開陳利害所在的然可施行者即下所司以必行之不惑浮議不懈初終則嘉言日進而聖德益

崇治具畢張而強寇自弭社稷之福也邊境之福也

疏入帝從之

劾陳循疏 景泰二年　葉　盛

臣聞罪莫大于欺罔而大臣欺罔者罪不容誅法莫嚴于怙終而小人怙終者法難輕貸舊章具在重典必加竊照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陳循一介書生叨居清要尚書學士官品極其崇高內閣經筵責任最為深重豐餚法醞日給大官製帶襲衣疊出內帑五朝作養百

辟具瞻恩封上及其祖宗葬祭下臨于繼室儒臣遭際之幸又孰有過于斯乃陳循妄意要君甘心負國靦顏厚貌全無補報之心恃寵矜恩大肆兇強之志豪橫鄉曲即併吞其墳山暴虐貧寒敢強占其田地李遇乃奔競小輩以伊女之夫而代為訴寃李武本激變元兇以伊壻之兄而曲為營救傳致平人于土豪事例恣逞已威構捏鄉民以人命重情熒惑上聽周鑑執法不屈反羅織以為奸王豪勘事不阿又支吾以文過情詞虛妄

欺罔之罪莫逃塵瀆再三怙終之惡大著雖皇上寛仁
大度曲加保全柰陳循稔惡不悛愈無忌憚跡雖蔑視
風憲實則愚弄朝廷臣竊詳方今多事之秋而陳循謬
當内相之首救時急務曾一事之不聞利已巧言乃連
章而不厭昧主憂臣辱之義含忘家徇國之心謂天可
欺謂人可侮謂祖宗之法度不足畏謂士大夫之清議
不足恤是致九重煩厭萬口沸騰蓋孔子之不信宰予
知言行之莫掩呂誨之必彈安石識奸詐之難容伏望

皇上處以至公斷以大義明彰祖訓大正邦刑將陳循

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人臣欺罔怙終之戒　疏入

帝不納

陳災異疏　景泰二年　　　　葉盛

臣竊惟陛下接位以來累頒聖諭有云垂降災異乃上

天愛人之心今後遇有此等許諸人直言又云今後君

臣皆宜正心修德以回天意臣叨居近侍躬奉德音有

以知陛下克謹天戒至公無我惓惓求言望治之盛心

矣然尚不能弭災異之重至者其故何歟為臣者負陛下也陛下何負于人哉近日以來災異洊至凡在有識莫不凜凜臣愚不識占驗但以為陛下以聖德居天位動法堯舜之治以理揆之萬萬不宜有此葢嘗稽諸載籍而知其說矣書曰急恒寒又曰極備極無凶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地道亂也又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止譏佞也禮曰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季春

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傳曰皇之不極厥咎常陰必有下人竊議上者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時則有赤眚赤祥又曰不明善惡親昵近習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時則有赤祥又曰三公非人則三光不明又曰朝廷不和災異並起又曰邪氣積于下怨惡蓄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焉此災異所緣而起也雖各為說

不同大率不過陰盛陽微所致夫天道之應皆由人事人事動于下則天變形于上其來有自其應不虛非一人一事所能召致非一言可以推測非一時可以徵驗也臣竊思之方今百官之衆未可謂皆賢修輔之職未可謂皆舉外寇兇強而吾之邊防未盡飭内盜竊發而吾之生齒未盡安即如昨者聖諭所謂天下大小事務豈無差訛大哉陛下之言日月之明見藥石之至論也為今日之計若非博采羣言急加修省臣恐天意未必

能回災異未必能弭而意外之虞或近在目前或遠隔年歲豈無難言難必者乎且災異求言在歷代有故事在祖宗有已行之詔令有已行之明效臣愚以為今日弭災之急務應天之要道莫先于此欲乞陛下以臣章疏留中詳覽不必降外特出聖意手敕文武羣臣各加飭勵仍如先次聖諭所謂許諸人直言極諫令其各以致災之本弭災之術凡有益于國家有利于軍民者為言陛下許其擇而行之將見忠臣義士愛君憂國之人

感陛下之仁誠樂陛下之聽納莫不披瀝肝膽以圖報稱天意不難回災異不難弭羣臣不敢有負于陛下陛下誠不負于天矣臣雖無狀亦當別有所陳疏入帝從之

請置五團營疏 景泰三年

于謙

臣等議得國之所恃者兵兵之所賴者將將得其人則兵無不精兵無不精則國威自振而邊境之患自平矣臣等俱以庸劣叨膺重寄馭兵乖方既厪聖慮今議得

各營現操官軍已選十萬分作五營團操以備出戰每二萬人為一營每隊五十名一人管隊每二隊又立領隊官一員每千人把總官一員每三五千又立把總都指揮一員其管隊把總大小總兵官員各量其才器高下謀勇如何而選用之使之互相統屬兵將相識如遇下教場操練之時臣等出其不意量調一隊或三隊五隊點閱但喚把總管隊官姓名各官自行管領本隊軍士前來內喚出軍士一二人或三五人令管隊把總官

識認是何姓名　衛所卻將軍人懸帶牌面上原開寫姓名衛所年貌查對查若有不同就將管隊等官量情責罰仍比較弓箭牌刀長槍等項武藝精熟者量為奬勸生疎者一體懲治使管軍者知軍士之强弱為兵者知將領之號令體統相維彼此相識不致臨期錯亂難于調遣大意前項團操十萬合則為一營分則為五營萬一敵人侵犯數多則各營俱動數少或分調一二營或調一萬三五千隨機應敵其平日選定大小該管頭目

已定則交戰之時多用則多調少用則少調止調該管頭目則士卒自隨平日相處既久同輩之人易以相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比之平日混同操練不辯強弱不知號令將各營之人逐漸輳合者不同庶幾可以成功取勝又敵之所恃者弓馬衝突而已敵知我火器一發之後未免再裝遲慢以此我軍放罷火器就便馳突前來今若與之對敵我軍列陣外用鹿角遮護持滿以待彼若來緊堅陣不動

先以弓弩對敵神銃未發先以火藥爆竹詐之敵必謂我火藥已盡不復畏避馳馬來攻則我軍火銃火礮飛槍火蒴弓矢齊發彼若勢動又以大將軍擊之分調精銳馬軍用長槍大刀勁弓射斫步軍用團牌腰刀一齊衝入敵陣或刺射人馬或斫其馬足臣等以身率先衝冒矢石奬勵士卒俾無退縮如有退縮者即以軍法治之此則臣等愚見操軍出戰分合之勢如此仰惟皇上德威遠布敵必不敢侵犯京師臣等謹當用心設法將

各營已選團操並其餘軍馬一體操習整飭隊伍申嚴號令務使人馬強盛武藝精熟除團營之外另選次第精壯以備緩急調用以助團營軍威每日除演習弓馬武藝之外仍令馬步官軍兼習陣法及交鋒衝突安營走陣以為戰鬭之勢使之耳目慣熟步驟輕健能知進退坐作之法免致臨敵畏怯失錯至于固守之法則今日士卒頗多京師城垣堅固又有戰車鹿角器具敵縱勢衆可以固守無虞雖臣等愚見如此但用兵之法不

測如陰陽難知如鬼神貴在臨期應變難以一定而求况北敵矯捷去來之間如飄風驟雨應敵之餘非勇無以挫其鋒非智無以破其詐必謀勇兼濟而後可以成其功岳飛有言陣而後戰兵家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又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臣等旣蒙朝廷大恩授以重任敢不潔己愛軍以振士氣捐軀效死以報恩緣係會議戰守事理具題　　疏入得旨兵貴乎精將在謀勇卿等務要同心協力操習軍馬有

事運謀或戰或守若無事則撫恤士卒養其銳氣遇警急易于調用這等不負朕委託之重

論時政疏景泰四年　　左鼎

臣惟衛拉特變作將士無用由軍政不立謂必痛懲前弊乃今又五年矣貂蟬盈座悉屬公侯鞍馬塞途莫非將帥民財歲耗國帑日虛以天下之大土地兵甲之衆曾不能振揚威武則軍政仍未立也昔太祖定律令至太宗暫許有罪者贖蓋權宜也乃法吏拘牽沿為成例

官吏受枉法財悉得減贖骫骳如此復何顧憚哉國初建官有常近始因事增設主事每司二人今有增至十人者矣御史六十人今則百餘人矣甚至一部有兩尚書侍郎亦倍常額都御史以數十計此京官之冗也外則增設撫民管屯官如河南參議益二而為四僉事益三而為七此外官之冗也天下布按二司各十餘人乃歲遣御史巡視復遣大臣巡撫鎮守夫今之巡撫鎮守即曩之方面御史也為方面御史則合衆人之長而不

足為巡撫鎮守則任一人之智而有餘有是理耶至御史遷轉太驟當以六年為率令其通達政事然後可以治人撫按所係尤重毋使初任之員漫然嘗試其餘百執事皆當慎擇而久任之也　疏入帝從之

請修屯政撫逃民疏　景泰五年　孫原貞

臣竊見近者各處屯軍率以營繕轉輸諸役致妨耕作宜簡其精鋭實伍餘悉歸之農田苟增萬人屯即歲省支倉糧十二萬石且積餘糧六萬石兵食豈有不足哉

今歲漕數百萬石道路費不貲如浙江糧軍兌運米石加耗米七斗民自運米石加耗八斗其餘計水程遠近加耗是田不加多而賦斂十倍欲民無困不可得也況今太倉無十數年之積脫遇水旱其何以濟宜量入為出汰冗食浮費俟食儲既裕漸減歲漕之數庶民困可蘇也臣昔官河南時嘗稽覈逃民簿籍凡二十餘萬戶此輩悉轉徙南陽唐鄧襄樊間羣聚謀生安保其不為盜宜及今年豐遣近臣循行督有司籍為編戶給田業

課農桑立社學鄉約義倉使敦本務業生計既定徐議賦役可無他日患矣　疏入帝不納

劾內官弓勝疏景泰五年　葉盛

臣竊惟今日各邊各關軍中奸弊固多而莫大于管事官員私占官軍廣種莊田一事即如口外八城堡比之各邊尤號艱苦兼之新經復守瘡痍未瘳官軍上下衣食不給若使管事官員稍能撫恤令其休息收放屯種之時各自經營生理養活家口庶幾銳氣可生戰心可

鼓第往年無事之先總兵鎮守內外文武官員專一役占官軍廣種莊田多至千餘少亦百數守墩臺者不及看莊出饁者之多執犁鋤者不比操弓演箭者之少附近肥饒地土盡屬官豪窵遠沙薄山岡纔及軍士軍士不惟無力可種亦無暇得以自種即年豐歲稔而窮軍下人未免有啼饑號寒者大官巨室千倉百廩由是而應召納粟則關給官銀糴與鹽商則多沽重利無非供苞苴賄賂之用益子女玉帛之娛不顧剝削軍士之脂

膏耗損下人之氣力以此銳氣日減怨氣日增一遇緊關人心渙散禍胎病源已非朝夕矣臣前年初到口外之時為見此弊盡將各官舊日莊田踏勘查出派與領養官牛軍士又得都御史李秉建言申明整飭屯種即今又嘗會議于各處拒敵墩堡每處量撥官牛三具就撥近堡田畝令守堡官軍且耕且守以固邊備令弓勝受朝廷之厚恩當邊方之重寄不圖報國惟務身謀敢弄貪縱機關甘蹈前人覆轍營幹私事役占軍人不知

旗軍樊名韓得辛等俱是食糧官軍近又朝廷賞賜銀
两即今敵情不測傳聞草青馬飽四五月間必來犯邊
乃朝廷養軍之心弓勝不知今日邊關之事弓勝不理
日惟著落將官撥軍管莊種田且弓勝現在獨石居住
郤乃遠往雲州置立莊田則獨石莊田不言可見玩法
欺公全無忌憚成法具在重典難逃再照樊名韓得辛
等親管頭目不能鈐束以致各軍投託管莊種田俱合
有罪乞敕該衙門行令巡按御史將弓勝拏問明白治

以重罪警戒將來　疏入帝宥勝不問調之他鎮

論時政疏景泰五年　　　　鍾同

近得間諜言額森使偵京師及臨清虛實期初秋大舉深入直下河南臣聞之不勝寒心而廟堂大臣皆恬不介意昔秦伐趙諸侯自若孔子順獨憂之人皆以為狂臣今者之言何以異此臣草茅時聞寺人搆惡戕戮直臣劉球遂致廷臣箝口假使當時犯顏有人必能諫止上皇之行何至有蒙塵之禍陛下赫然中興鋤奸黨旌

忠直命六師禦敵于郊不戰而三軍之氣自倍臣謂陛下方且威服四夷坐致太平奈何邊氛甫息瘡痍未復而侈心遽生失天下望伏願取鑒前車厚自奮厲毋徇貨色毋甘嬉遊親庶政以總威權敦倫理以厚風俗辨邪正以專委任嚴賞罰以彰善惡崇風憲以正紀綱去浮費罷冗員禁僧道之蠹民擇賢將以訓士然後親率羣臣謝過郊廟如成湯之六事自責唐太宗之十漸即改庶幾天意可回國勢可振矣　疏入帝不納

兩廣軍事疏 天順四年　　葉盛

臣竊惟兩廣賊情廣東以海賊為甚廣西以猺獞土賊為甚而近年廣西猺獞因見土賊為惡未正典刑互相倣傚肆無忌憚越過廣東糾合山猺為惡海賊則無如嚴啟盛土賊則無如呂趙辛賴天威遠被自前年殺獲嚴啟盛以來四遠商民通番小人皆知鑒戒海中强寇幾至絶跡今年廣西殺獲呂趙而土官衙門頓然悚懼猺獞小寇亦皆膽寒軍民人等無不稱快兩廣之人心

已定一方之境土漸寧此雖將士微勞實皆皇上聖德神武所致但各處賊徒皆因地方官員或因賄賂或因怠忽養成禍患日漸日深節覩欽降禁約交通外夷貿易蓄貨并禁接受土官及猺獞人等錢物聖旨榜文誠為明見萬里大哉皇言遠徼邊人不勝慶幸臣竊聞法立貴乎能守居安不可忘危寇攘雖曰怯除豈敢因而怠忽況瘡痍之民十分艱難未得甦息譎詐賊情朝暮難保當嚴防範除再通行申明欽遵節次聖旨榜文外

并將呂趙罪惡備榜曉諭各土官衙門各山猺獞夷民及軍衛有司等官愈加遵守朝廷法度改過革非慎固封守以圖共享太平之福　疏入帝從之